

第一部分

准备阶段

第一章

做研究有哪些步骤

传说有位禅宗大师带着一群僧人进森林，不久迷路了，僧人就问咱们这是去哪里呀？大师回答说：“哪里最深最暗，咱们就去哪里，这样大家才能找到出路。”对文科学生来说，做研究往往要经历同样的境遇，面对茂林岔路左支右绌。这些年我们的学生发明了一系列隐喻，专门描绘论文过程，听起来活象野地里迷路。有个学生把做论文的过程比作西西弗斯式的爬山——爬上去只是为了发现前头还有更高的山要爬。另一个学生觉得它就像学火星语，论文委员会的教授们倒是听得懂，可她自己还一窍不通呢。第三个学生比喻得最妙，她说这就像排长队等着轮号，好不容易到头了，人家却说搞错了——反过去排队尾才是正确的！

学生们显然懊恼得有些夸张了，这也难怪，他们对做论文的整个过程所知不多，对当代社会科学研究的基本程序和实践所知尤少。很多为经世致用而选定自己专业的学生对于从应用向理论的飞跃颇具戒心，尽管这种飞跃是研究工作所必不可少的。其

实，做个精明强干的实践者与做个察微知著的研究者一样，都需要许多技能。众所周知，好奇心和假设求证乃经验主义研究的基石。让我们拿临床心理学的例子来做类比，资深精神治疗师就是敏感而且犀利的行为观察者，他们永远是在假设求证。他们对家庭历史与现状之间的因果关系非常重视，诊疗时既倚重理论也倚重经验，治病救人因人而异，一把钥匙只开一把锁。

搞研究要想成功就像搞实业要想提高效率一样，必须逻辑关系明确、思路清晰。实际上，做研究与日常生活之间的差别远比绝大多数人所认为的要少。我们所有人天天都在搜集资料，猜想着要是自己或别人干了什么世界将会怎样，一有机会免不了要试一把。很大程度上，搞研究同样面对着这类问题。

本书所介绍的步骤对大学生、硕士生、博士生做计划乃至写论文本身都有很大帮助。这几种论文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大学学位论文是他们所经历的第一个真正严峻的挑战。这意味着，如果没有老师的及时引导和悉心点拨，学生们通常会在做完论文后全然松懈下去，下次再不愿搞研究了。至于做博士论文，进入这个阶段的学生大多已是（或者我们相信是）久经磨练的老资格研究者了。一般说来，博士论文比硕士论文要长，原创成分更多，对本专业的贡献也更大。

做学位论文一般要从开题报告开始。开题报告是一份行动计划，论证、描述即将进行的研究课题。我们认为，一份详尽的开题报告是做论文非常重要的步骤。它就像是学生与论文指导委员会之间的契约一样，一旦通过即表示可以动手搜集材料了，而且它还意味着该项研究是可以完成的。只要这位学生遵循开题报告罗列的步骤，指导委员们就不能要求做重大更改。当然，小改动是免不了的，有些东西要补上，有些则要删掉，谁也无法完全预料没发生的事。

开题报告倒没有统一的格式。按我们的理解，一份好的开题报告应当包括有关文献的综述，问题描述，相关假说，研究方法，数据分析计划。根据我们的经验，一份获得通过的开题报告意味着一大半工作已经完成了。在这本书里，我们既会帮大家构思开题报告，也会帮大家把论文做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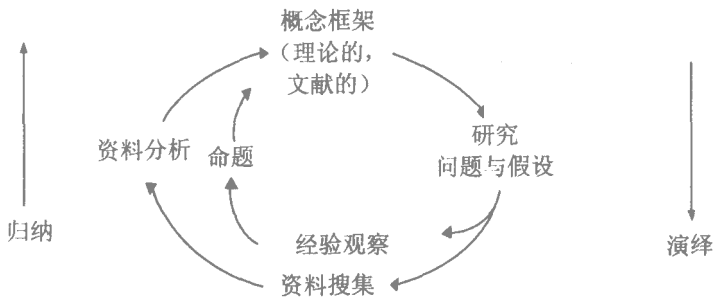


图 1.1 研究循环轮示意图

研究循环轮

要搞懂研究的各个阶段划分，不妨先看看所谓“研究循环轮”（参见图 1.1）。循环轮这个词本身就表明了研究不是线性推进，而是周而复始、循环往复的过程。最常见的起点是某种“经验观察”。换言之，研究者是从无数可能的话题里选出该课题的。接下来是逻辑归纳，提出命题。归纳过程把特定的问题放到更广阔的背景中，通常研究者会这么问自己：“如果……那么……”这种疑问往往深受其个人价值观、假定、目标等的影响。

研究循环轮的第二阶段是有所发展的命题，表述为某种已经

建立起来的关系（比如，“早飞的鸟比晚飞的更有可能吃到虫子”）。命题存在于概念或理论框架之中，研究者的任务就是澄清特定命题与既往理论和研究工作的关系。这恐怕是做论文最具挑战性和创新空间的地方了。概念框架是把抽象概念（比如动机、角色）跟经验材料连到一起的某种说法，其实就是理论的不完备形态。研究者提出理论和概念框架，目的在于解释或描述在条件相同时发生的各种现象。理论让我们能从一种观察转到另一种观察，并且明了彼此的异同点。不按这个路子去做，研究工作就很难说明问题，人们会问：“那又怎么样呢？”新手的开题报告最常碰到的批评是：该课题粗看有趣，但到最后却毫无价值。举个例子，像“现今的研究生院是男生多还是女生多？”这样的问题，作为研究题目而言实在平庸不堪，除非你能挖掘出某种概念上或理论上的深意。一项研究，如果有实际应用价值就值得一做（比如，研究生院要不要招更多的男生？），不过，对博士论文来说，纯粹应用型研究恐怕难以被接受。研究方法权威教材的两位作者克林格和李（1999年）曾指出，“科学研究的基本目标是理论”。（第5页）一般说来，研究型博士论文应该促进专业文献建设，而不是仅仅解决某个应用问题。这就是说，要想搭建一个课题的概念框架，你通常需要扎进专业研究和理论的文献堆里去。

说完了理论对于论文写作的重要性之后，我们还得补充一句：因为术业专攻的缘故，我们几位作者对心理学和社会学领域的规范比较熟悉，至于社会科学的其他专业，做论文各自有选题标准，我们尽力满足各方面学生的需要，相应地举了很多例子。当然，如果你的专业或者学校、系有自己的一套规矩，你自然必须服从。比如，有些名牌学校允许学生拿若干篇公开发表的文章充抵学位论文。很多学校鼓励做某种类型的二手资料研究，比如人口统计、一般社会调查等全国性数据库或者更大研究项目的资

料。另外有些专业，如社会工作、教育、政策评估、职业心理学等，可能更欢迎解决实际问题而不是理论性论文。对项目或政策效用的评估研究就是典型，它们虽说有助于完善理论，但对现实问题往往并无帮助。政治学、经济学一类的专业，涵盖面比较广，既可以做理论研究，也可以做纯应用型研究。比如，搞国际关系研究的，也许会去做欧洲国家安全协议的调研和分析，他可以先采访外交政策官员再分析北约，这类研究就是描述性、应用型的。与此相对照，如果研究的是意识形态忠诚度对于美国各政党获取成功的重要性，虽说同样也要分析历史资料和投票记录，但你恐怕先要引入某种理论，解释意识形态是怎样吸引或排斥选民的。

从宽泛的理论出发，顺着研究循环轮，研究者用演绎法拎出具体研究问题。这是研究意图的精确转换，问题本身通常带有一个或多个假设。研究者开始查找或搜集有助于解决问题的资料，做研究的第一轮步骤就此完成。资料搜集是经验观察的任务之一，从后者开始，研究进入新一轮循环。基于观察所得的资料论据我们进行概括（这是归纳的过程），概括又被纳入概念框架用以阐释下一个问题及其他研究。

整个研究过程所需要的各种技能，让人不由得想起伯特兰·罗素多年前说过的话。他说：知识有两类，一类是描述的知识，另一类是认知的知识。描述的知识主要通过被动方式学习，例如看一本讲怎样给汽车换油的书，或者听介绍亚当·斯密经济学理论的讲座。这种学习非常适合于理解、把握抽象事物。另一方面，认知的知识是在做中学，是诸如打网球、开汽车、玩电脑那样的技能训练，这里学的是具体知识，最终目的在于解决问题。做研究，两种知识都需要。首先，跟概念、想法打交道，创建理论，需要逻辑清晰的思维方式。从我们教过的学生来看，那些干

过具体工作的学生在抽象思维上最弱，把这视为做论文的主要障碍。其次，任何想法最终都要付诸实施，比如做研究必先统筹规划，然后就得搜集和分析资料。抓住要害、解决问题、判断决策的能力，对完成一项研究是必不可少的。

第二章

怎样选一个合适的题目

做研究，首先面临的挑战就是选择一个合适的题目。在很多学术单位，因为能跟着导师——他们已经有专攻领域甚至已经筛选出了值得一做的课题——做研究，这个问题比较好解决。可是另一方面，你又未必运气那么好，导师做的恰恰是你自己所感兴趣的。选题目方面没有那种简简单单、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原则，只有一些参考思路能帮你做得更妥当一些。一般而言，不熟不做。事先你必须大量调研文献、访谈专家，必须对该领域建立广泛而深入的了解。不这么做，你就既不会了解课题可能的范围，也不能吃透迄今人们已经走到了哪一步。对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他们的研究题目来自专业阅读，来自亲身观察（“我注意到每次一有漂亮女性进屋，男人们就都闭嘴不说话，不知道身体魅力对群体产生了什么效用？”），或者来自学习、读书中的实际矛盾（“这些酒一直让我很难办，真想知道怎么处理才好”）。另一个办法是向学术权威人士请教。如果你对该领域花了工夫，熟悉有关

研究成果而且非常投入，这些学术权威通常会很高兴讨论交流的。

选择题目的准则

选论文题目有一些准则，它们是：

1. 题目本身应该符合你未来很长一段时期的兴趣。有些人怀着根据所在环境选择研究课题的倾向，这听起来似乎简便易行，但是，请记住菲纳格有关研究工作的第一定律：如果某件事可能出错，那它一定会出错！做论文要花的时间通常是你预想的两倍，费这么多时间去做自己不喜欢的题目？太惨了吧！再者，所有博士论文都会由国会图书馆收藏并出版，你跟这题目永远是联系在一起的。

2. 另一方面，最好避开太过雄心勃勃或者难度太大的题目。绝大多数学生都是要毕业的，而且时间别拖太久。抱负过大了研究就做不完，哪怕是最佳论文，一般也都是在个人理想、论文指导委员会的希望、现实条件之间的某种折衷。做任何题目（比如欧洲共同市场），指望一篇论文面面俱到、尽善尽美是不现实，你得学会有所放弃。有个学生说得好，“论文分两种，好的和写完了的！”有时候选个容易做的题目更明智些，等毕了业，你有的时间是时间做想做的题目。

3. 建议避开跟你个人生活联系太紧的情感性问题。选个有趣而且对你自己有意义的题目当然好，可是，有的学生试图通过做论文来解决情感或私人问题，这就不妥了。假定你有个孩子不幸身亡，而你觉得自己最终成功地摆脱了丧子

之痛，这种题目最好别写。真要做起来，情感问题肯定很容易就泛上来，扰乱你的论文进程。

4. 同样，建议做题目时别夹带个人倾向性。记住，做研究讲求诚实和客观，不容情面。要是你的研究目标单单只为证明男人都不是好东西，那你就既没法使用那些表明男人不坏的研究成果，也没法面对跟预想截然相反的可能结论——这不是自找麻烦么！选题目，最好从疑问开始（“我注意到男性做家务总是不灵，不知道这跟孩童时期的姑息纵容是否有关”），然后把整个研究视为探索、揭示该问题的历程，而不要把它当作证实自己观点的论辩练习。

5. 最后，所选题目要有创新的余地，要能展示你独到的见解和方法。换句话说，这题目要值得一做。最低限度，该项研究应提出或阐释某一领域的理论，或者，对那些应用型论文而言，应有助于专业实践的发展。有些学生一看到对某种现象有相反观点或无法解释的问题就缩回去了，其实，观点冲突可能正是解决难题的机会。当人们争论不休或现有解释不够充分时，真正有份量的研究往往就此萌生。

从有趣的想法到可研究的问题

假定，现在你已经基本确定了研究范围，你的选择确实出自兴趣，而且这研究可能涉及解决某个问题、解释某种现象、揭示某件事物的发生过程、阐述被遮蔽的真相、补充或重新评价某项研究、检验某些理论。要想知道这个题目是否重要（有意义），你还必须熟悉相关领域的文献。在本书后面的章节，我们会针对如何回顾和评述专业文献给你一系列建议，不过这里要说的是，

我们注意到不少学生在把有趣的想法转化成可研究的问题方面束手无策，为此我们设计了一个简单的练习。

可研究的问题几乎无一例外地牵扯到两个或更多变量、现象、概念、想法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的性质可能各不相同。研究本身包含着阐释这种关系性质的方法。社会科学研究很少只针对单独一种概括（比如，“我想就‘骗子现象’把所有已知情况都梳理一遍”）或一种变量（比如，总统选举中的投票率）。即便出现了两个不同的变量，选题仍得谨慎。只有发现了第三个“相关”变量，你的想法才可以付诸研究。

举个例子也许更能说明为什么非要新变量冒出来，研究才真正可行。假定我对年轻一代如何理解上一代这个问题很感兴趣。在这样的问题水平上，研究会相当平庸，很可能激起别人“那又怎样”的不屑评论。作为研究，它顶多也就是用访谈、测验甚至行为观察等手段去问问年轻人对上代人怎么看，但我们并不能从中更多地了解现代社会对上代人的看法。不过，要是我们引进第二个变量，一系列问题就会生发出来，理论（和现实）意味马上大不相同：媒体在塑造社会对上代人看法的问题上起了什么作用？如果跟祖父母住一起，会影响人们的看法吗？为照顾老辈人而出台的法律，对大家的看法起了什么作用？中年人对上代人的看法与他们跟父母相处的方式之间有什么联系吗？在这些很有挖掘潜力的问题里，新变量分别是媒体、祖父母的出现或消失、立法类型、对待父母的方式。这些变量赋予研究工作以真正的意义，因为它们提供了影响对上辈

“概括”是理论构建过程中所用到的概念。像概念一样，概括是对特定行为或控制的抽象描述（比如，自尊）。当“概括”被量化而且可操作时，大家就称之为“变量”。

人看法的多种因素和多个线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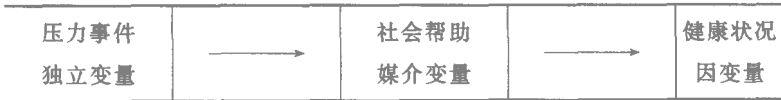
这里举个例子说明三个主要变量与深入挖掘某个研究问题之间的关系，假定你估计很多女性生孩子之后对夫妻生活丧失了兴趣。在这个层面上，研究工作主要是测量女性（变量一）生产（变量二）前后对性行为的兴趣变化。可是停留在这层面的结论有什么意义呢？第三个变量或概括的引入能使整个研究更深入、更有理论价值。研究者可能会问：“丈夫参与照料孩子的程度是否会造成不同？他的性冲动起什么作用？孩子出生综合症的反应如何？生产时父亲的关心、参与程度？他们结婚时间的长短？分娩后的时间？还有其他孩子吗？”仅仅引入一个媒介变量，顺藤摸瓜你就能提出无数有趣的问题。反过来，这个变量也会有助于解释主要变量之间关系的性质。事实上，只要开动脑筋，你能罗列出一长串潜在的第三变量，它们都会有助于理解生孩子与性生活之间的关系。

请注意，第三变量或称“联结变量”的确切作用，取决于你所运用的理论模型的逻辑。说到这里，有两个经常混用的词需要辨析一下：媒介与条件（参见：巴朗和肯尼，1986）。严格说来，条件变量专指一个独立变量对一个因变量产生影响的条件；而媒介变量说明的是独立变量（预言）与因变量（条件）的关系，试图描述的是“怎样”而非“何时”产生影响。在健康心理学领域，社会帮助既可以视为条件变量也可以视为媒介变量（参见：奎特纳、格拉考夫和杰克逊，1990）。从条件变量角度来看，社会帮助可能只在高度压力的情况下有益于健康（换言之，压力与社会帮助之间有着统计学上的相关性）；从媒介变量角度来看，社会帮助则是压力与健康之间的干扰因子（也就是说，压力与疾病之间是间接关系）。从这个模型出发，某些压力事件可能让伤者躲避或耗尽外部帮助，或者感到自己百无一用，从而更增其焦

虑或沮丧症状。本理论模型中媒介变量的作用过程，请参见表 2.1 路径图。

表 2.1

路径图



单独一项研究不大可能应用并辨析某个复杂理论模型的全部要点。就像我们一位同事说的，要把整个大峡谷拍下来你需要弄一台摄像机，而做论文则更像是拍快照，骑匹骡子或蹬个自行车，围绕峡谷某个景点打转转。当然，理论模型可以为你当下和未来的研究提供总体框架，绝大多数雄心勃勃的研究计划都非常倚重于这种模型。例如，杰拉尔德·帕特森（帕特森、德巴瑞希和拉姆西，1989）曾一度致力于提出和检验一个有关年轻男子的攻击和叛逆性行为的模型。该模型提出假说，认为这种反社会的行为追根溯源与父母管教不周、家庭缺乏管理技巧有关。这两类变量之间没有直接关系，而是通过其他一系列变量产生关联。该模型认为，整个过程始于父母亲对孩子的“教育”时严时宽，有的时候大加挞伐，有的时候却又放任自流，这种态度本身就教给孩子做事情要有攻击性。做父母的不能约束家庭中的强制行为，无形中就树立了“强者为王”的榜样，这自然就带来孩子们的攻击性行为 and 人际关系不良。到了学校环境里，人际技巧的缺乏乃表现为言行举止没有规矩，孩子几乎不可能学到基本的知识和技能。等进入社会，他们就很难生存了。最终，这就带来青少年高犯罪率。本模型的示意图参见图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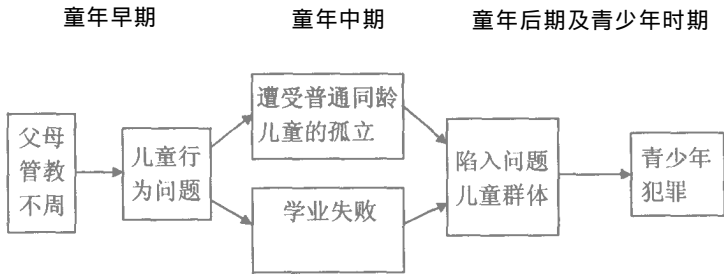


图 2.1 反社会行为的模型

注：参见帕特森等，1989。

显然，作为一名研究者无法在单独一项研究中检验这整个模型。事实上，帕特森和他的同事们花了好多年时间来检验和阐发这些关系的内涵。在这么一个复杂的模型中，单独一项研究最好专注于其中某一种关系。举个例子，你也许可以研究打架斗殴与人际关系不良之间是否有联系。每一个变量都应该可操作，比如说到打架斗殴和人际关系，最好要得到一个以上的测量。帕特森在做这项研究时，分别调查了母亲、同龄人、老师来区分打架斗殴的不同级别，因为这些人的看法可能截然不同。同样，在测量人际关系时，同龄人、老师以及当事人的看法也都充分吸收了。总之，一项研究的目的往往在于分析、判断主要变量之间关系的性质和形式，而归根到底，研究目的决定研究方法，

我们还可以举鲁道夫·莫斯正在做的有关工作与家庭环境的研究为例子。莫斯基本上是从社会生态学的视角来看待工作，他以综合模型作为研究指导（谢弗和莫斯，1998）。这个模型描述了环境变量和个人变量，并通过一系列认知函数和因应变量把它们与个人的适应性变化（包括情绪、工作表现、健康状况和心理感受等）联系起来（参见图 2.2）。单独一项研究可以专门针对几个小环境系统变

量并把它们与别的什么因素联系起来，比如其他环境系统变量、个人系统变量、模仿反应、健康状况等。具体说，研究者也许可以挖一挖工作压力和领导支持对单位的创新有何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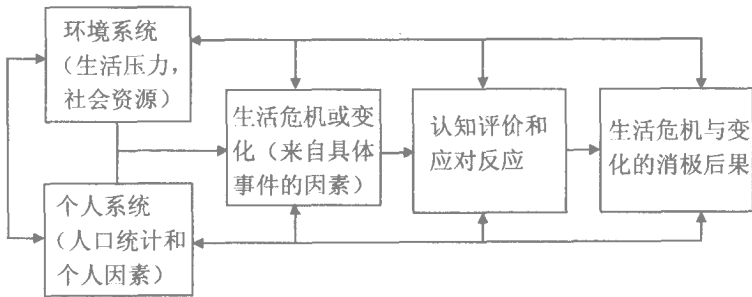


图 2.2 工作压力与应对模型

注：参见谢弗和莫斯，1998。

怎样提炼出可研究的问题

前面说过我们常用游戏帮助学生把有趣的想法提炼成可研究的问题，这个游戏是一种脑力激荡，一开始先列出一两个变量，然后生发出第二个、第三个。做脑力激荡的时候，大家在限定时间里自由地列举所有可能的想法，不许批评别人。脑力激荡结束后，你可以回过头来详加审视众人意见，去除那些无趣、无意义或不现实的创意。当然，一个研究问题到底可行与否，最终还是取决于专业文献的回顾和分析，因为专业文献记录着既往的学术研究和探索，比你个人的知识水平要高得多。

如果做脑力激荡，我们建议参与人数别太多。谁想咨询，谁就做记录员，记下所有参与者的发言（参见表 2.2）。5~10 分钟

讨论一个问题，然后转到下一个想法接着谈。我们通常会组织好些组同时进行，每组三四人，这样组员就可以经常调换讨论组，吸收更多同伴的直觉反应和思路。这个脑力激荡练习，关键之处在于摒弃否定性思维，好让新想法冒出来。这最适宜于发散型思维的同学，他们会发现拓展思维的要求令人兴奋而且极富刺激性。凝聚型思维的同学做这种练习也许会在一定程度上感到茫然，不过到了研究的其他阶段（当对专注、细心和准确的要求十分重要时）他们会觉得很有成就感。论文的每一章都包含着发散性和凝聚性因素。

注意，并不是说所有做得好的研究都要分析三个（甚至更多）主要变量。有些时候研究者会只针对两个变量或概念开展工作，还有些侧重于描述的项目只用一个变量或概括就能作出成绩来。当然，这些情形更多地发生于研究的早期、大家对课题了解得还不多的时候。有些探索者擅长开拓新路，提出新问题供大家探讨；他们总是试图更多地了解某种现象，提出寓意丰富的假想供后来者检验。不过我们相信，绝大多数学生的问题是低估了绝大多数课题研究成果的丰富性，而且也不了解越是那些最有趣、最现实、最具理论价值的研究工作，越重视对变量之间关系的研究。

我们拿表 2.3 作为本章结语，那里面给你开列了一份发展研究计划的问题简表。无论如何，你的论文委员会对三件事最关心：

1. 问题清晰并且可研究吗？对它的解答会增加该研究领域的知识吗？
2. 问题是否建立在既往研究的基础上？你是否吃透并且充分考虑了有关的文献？
3. 拟采用的方法是否适于探讨本问题？